

嚴一萍撰

嚴一萍先生全集

李靜思題



嚴一萍撰

嚴一萍先生全集

臺靜農題

中華民國八十年元月初版

嚴一萍先生全集甲編

精裝全三〇冊

基本定價七二〇元整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嚴一萍

發行者 藝文印書館

總公司：臺北縣板橋市光明街八一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九六九號

郵政劃撥帳戶 00060110 號

分公司：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五一號

印刷者 藝文印書館

臺北縣板橋市光明街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公司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三一四號

ISBN 957-420-014-4

以甲骨為藝術而書字對聯條幅者羅叔言最
早其時尚作詩詞小令之作故條幅但抄錄卜
辭而已嘗見其所書用筆完全小篆殊少甲
骨之韻味先師董彥堂先生書契歷時久作
最多對聯外或詩或詞或小令由宋清新集
永書體活潑古舊蓋得力於數十年摹寫
之功宜乎著筆成字即饒書契之神韻
也
吾友魏樂庵先生年我一代書家平素

深於漢隸魏碑之法所書甲骨文字遂多頓
折之筆別具風格今魏樂唐書甲骨文集
聯將付景印向世與羅華鼎足而三誠藝林之
盛事也

丙寅夏五秀水嚴一峰時年七十五



乘濤來水國門外小舟維不復命車馬喜猶有鼎彝
 網魚乎僕好得酒約朋宜相共幽花在香風時一吹

乘濤來水國門外小舟維不復命車馬喜猶有鼎彝
 網魚乎僕好得酒約朋宜相共幽花在香風時一吹

萬國猶戎馬
征人不問家
千林多虎豹
四野盡龍蛇
春至疇嬉歲
風來自放花
一朝圓好夢
雞黍饗同嘉

萬國猶戎馬征人不問家千林多虎豹四野盡龍蛇

春至疇嬉歲風來自放花一朝圓好夢雞黍饗同嘉

去年春日同遊讌花媚東風燕舞東風不識長天有斷鴻
 今年依舊春光好花謝東風燕別東風唯有相逢在夢中

依依花向夕窗外東風疾猶自望長安何時人月圓
 鼎中香未盡別酒衣餘印觀取寶函封傳言少去鴻

嚴一萍先生全集

石序

學術能夠加速向前邁進，至少須有四種力量發揮它們的功能。

其一爲創新：創新就是突破舊的範疇，開創一個新的局面，有了新的局面才能擴大的發展，再造新的事業。這是一種托引的力量，必須認清目標，斬荆前進，全力以赴，以求光明的碩果。這是比較困難的工作，沒有才能，沒有眼光，是做不出成績來的。

其二爲指誤：指誤是把過去的錯誤，一、指出，以免一誤再誤，愈誤愈甚，指誤與創新不同，指誤旨在指出前人的錯誤，自己不一定有新的見解，而創新則不一定要指出前人的錯誤，但自己必須提出個人新的看法。這個工作是需要豐富的學識，才能勝任。

其三爲集成：集成就是把本門或本科有關的文獻或資料集攏起來，作爲學術研究的基礎。本來是一種合力的工作，如果一人獨攬，則責任重大。固然創新與守舊不同，但沒有舊的基礎作盤根，從何處長出新的芽來，所以集成工作仍甚重要。但是這個工作說著容易，做起來困難。第一就資料來說，金石甲骨，膺品甚多，必須具有辨偽的能力才可分出真假，如果不加辨偽，統統收羅，搜集一大堆偽品，則集成之著作何用？第

二就著述論，現代學術牽涉甚廣，若無豐富的知識，很難達到分類析目的要求。集成之作爲供給研究者之方便，故類目愈細愈好。第三就資訊言，學術資訊爲現代必要之需求，舊的資料固在收集之列，而新的發現也必網絡在內，現在新發現新著作，日有所聞，若資訊閉塞，集成者必有遺珠之憾，所以作這種工作必須具備多種條件。

其四爲出版，出版即把創新之作與集成之著均予印出，不然束之高閣，不予流行，於世何補？但出版爲一種事業，談何容易，學子從事治學則易，從事出版則難。出版不但要有財力作後盾，其中另有印刷技術與企業管理等一套學問，則又牽涉到商業問題，所耗精力恐百倍於以上三者。

如果利用他人的集成產品，從事創新的研究，只要有能力，具眼光，細心工作，必有收穫。如果單純的從事指誤的工作，只要知識豐富，認真研訂，積歲累月，亦必有所成就。如果單純的從事集成工作，只要廣事收羅，嚴謹研判，審慎分析，類日分明，即可達到成功的目標。如果單純的從事出版事業，承印學術著作，對於國家、社會、教育、文化等必有重大貢獻。

總之，創作、指誤、集成、出版、四者是有連貫性的。若擇一而從，則成功之握，人有希望；若一肩四挑，則茲事體大，談何容易，恐怕是一個不可實現的夢想。現在來看看嚴一萍先生的全集罷。如：

續殷曆譜

甲骨文字研究

甲骨學

甲骨斷代問題

等一系列的研究著述，其中有許多爲前人所未言的創新之作，更編刊中國文字，把學者的新作隨時發表，亦

屬創新之舉，又如：

戡壽堂所藏甲骨文字考釋

凡將齋所藏甲骨文字考釋

柏根氏舊藏甲骨卜辭考釋

殷虛書契續編研究

等一系列的考釋與研究，其中指出不少前人不當或錯誤之處。又如：

董作賓先生全集

商周甲骨文總集

甲骨文選

甲骨文綴合新編

等一系列之編輯，或集一家之言，或聚衆多之藏，或選擇菁英，或綴合碎片，其集成之功對於學術研究均有莫大之貢獻。

以上所舉不過是其著述中之少數例證而已。最重要者則爲這些少數例證，早由一萍先生出版問世，已爲大家所使用了。

現在回頭再來把以上所舉重新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來創新是他，指誤是他，集成也是他，出版仍是他，果真實現了一肩四挑的美夢，誠可慶賀。不但此也，據白玉崢先生的統計，嚴一萍先生全集分爲三大類：

著述類：二十種，三十五冊

校勘類：八種，四十六冊

嚴一萍先生全集序

編纂類：十八種，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冊

總計：四十六種，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一冊

單看看這個數字，使你、我、他不能不點頭佩服。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

石璋如於南港

嚴一萍先生全集校後記

秀堂夫子棄世後，^{玉崢}受命整理遺著，三年來得 夫子生前友好，與各方友人之大力支助，整理工作尚稱

順遂，全集付梓，印裝在即，茲將遺著之集錄，及編輯之情形，簡述如後。所集諸專書，及論文，序，跋等，大多刊行已久，學界至爲熟稔，且口碑載道，勿庸贅言。惟因 夫子著述宏富，積稿盈身，若干大著，生前雖已陸續發表於各大學術刊物，但星散各處，采錄蒐集，殊非易事。尤以短篇論述與序跋等文，或發表於國內外之各大學術刊物，或刊著於 夫子生前友好之著作中，欲爲 文不遺之采集，困難殊多。緣斯，同仁等議定分工，由李博士殿魁兄采集論文與序跋等，凡已刊佈之專集及校對等事，則由^{玉崢}承之；刊版，印製，裝幀諸事，由姚先生祖根兄一肩任之。編輯之事，則互爲協力而共商也。分工既定，分頭工作，時經二載，編輯告竣，顏之曰「嚴一萍先生全集」。顧 夫子論述繁多，掛漏自所難免，日後容有輯錄，當作續集彌補之。今就所集分述於後。

一、著述類：總凡二十種，分列爲甲乙兩編。甲編十七種，三十冊，分裝爲十函。乙編三種，五冊，分裝爲兩函。此類專書，多已刊印發行，其中，僅甲骨古文字研究二，三兩冊，萍廬文集三冊，殷商史記

三冊，殷虛第十三次發掘所得卜甲綴合集等四書，爲 夫子棄世後陸續刊行者。而前二書所著錄者，雖采集至爲不易，而殿魁兄則於短時間內完成。

全集之董理，乃就各專書之原刊本聚集而成；其前已刊行而今見缺者，則據原本重予刊印，尚未刊行者，則仿前刊之程式予以鑲版梓行。此事，則爲祖根兄日夜辛勞，而於短時間內所完成者。惟緣若干刊本版式不同，若力予劃一，則增添不便且易誤事，緣斯，乃分爲甲乙兩編，既便於翻檢閱讀，尤便於珍藏也。

二、校勘類：總凡八種，五百九十卷，分裝四十六冊。其中「日涉篇」十二卷，四冊，匯入「歲時習俗研究資料彙編」中，未刊專書。有可言者，太平廣記之校勘也。檢廣記之書爲卷五百，自北宋興國三年成書，六年頒行天下，然其書宋元間甚罕流傳。明時雖漸有傳鈔本之出現，而書中之魯魚豕亥或至不可句讀，甚或闕文闕卷者亦嘗有之。由是，遂有校勘之本傳世。明清之季，校勘者雖衆，而郭公夏五仍見篇中。夫子以二年有半之力、聚衆本而比勘之，擇善而從之，成廣記校本。至此，廣記之書經此比勘讎勘，雖非宋刊，然已近似初刊之原本，爲廣記版本之最善者。其價值之高，已遠邁前刊矣。且於比勘校正中，更證明六事。其一、廣記之書有南北宋兩刊本。其二、南宋刊本有缺佚者。其三、廣記所引宋以後之書，爲談氏所增添者。其四、補苴談刻之缺文。其五、訂補談刻引書之出處。最爲緊要者，莫若其六、證明國立台灣大學所藏之「校本太平廣記」題名「清陳世祥手校」談刻本之誤。實當題爲係潛，號葭園，又號蔚庵道人，龍溪病夫所校勘者。

三、編纂類：總凡十八種，分裝爲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冊。其中「百部叢書」正續三編之編纂，籌集非易。蓋其卷帙浩繁，總凡六千五百四十九種，分裝爲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四冊之譜，實爲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之後，獨一之叢書焉。於今，大典、四庫皆有殘缺，不無遺憾。而此叢書之集，蒐羅歷代名著叢書，以

及世不經見之宋元善本至夥，且增添前人之遺佚與未備，刪減各叢書中之互爲重複，擇優輯之，更正題要及撰人之謬誤等。若此巨構，無大才華、大智慧，大魄力者難爲也。而夫子僅以個人之力，憑一手一足之烈，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其於我中華文化之傳承與夫發揚光大，貢獻至巨，厥功至偉。惜以西風急颳，颺徧華夏，神州之士，嚮風緣習，遂而不識我文化之優美與博大精深；更有甚者，竟甘拜北狄西戎爲祖宗，竟數典而忘其祖矣。

夫子不僅著述宏富，包羅極廣，所校編之歷代典籍尤豐。畢生精力，多萃於斯，惟據常例，所校編之諸典籍，不刊列於全集。然校勘與編輯，乃承先啟後之要端，且所耗之精力不亞於著述，或有過之。由是，將所校編諸典籍之書名，版式，卷冊數等，詳列於卷首之目錄，藉觀夫子治學之全體，而垂久遠也。

梓版前夕，得石先生璋如前輩惠賜序文，秀堂夫子之全集倍增光彩；而本集之能早日告竣，得石先生之鼓勵與支助至多，敬致誠摯之謝忱。又集中之魯魚豕亥與錯誤，乃^{玉崢}任事之不力，幸大雅教之。時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門人白玉崢 謹述

殷
契
徵
璽

尹起



一、此字，不見於《說文》。其義，則不可知。惟其形，則與《說文》之「契」字，頗有相似之處。其左部，似「大」字，其右部，似「攴」字。此字之出，殆與「契」字有關。其用法，則不可知。惟其形，則與《說文》之「契」字，頗有相似之處。其左部，似「大」字，其右部，似「攴」字。此字之出，殆與「契」字有關。其用法，則不可知。